

中

學 經		
數冊	冊記	號冊
二 六	六	一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七
號

論語日講解義

一

173.83
256
Vol 1

清康熙帝御製

論語曰講解義

製本所

京都

九如堂發兌

校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

論語上之一

論語一書皆孔子與及門弟子及當時君臣論學論政之辭。門人記之。凡二十篇。其言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而其義則該乎天德王道之大。學者反復尋繹乎此。而聖人之氣象可得而見矣。

此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勤學之意。孔子曰。窮理盡性。期臻聖賢。其功在學。己所未知。效聖賢之所已知。己所未能。效聖賢之所已知。能學之事也。而或以此事爲苦者。不克時習之故耳。若旣學矣。又能時時習之。無有間斷。則所知益精。所能益熟。中心亶亶。然不厭。不亦說乎。學旣有得。人自信從。同類之朋。自遠方而來。以求教誨。一人之學。廣爲衆人之學。一人

之說。廣爲衆人之說。中心油油。然不倦。不亦樂乎。然朋知我者也。朋之外。豈無不知我者。苟以人不知我。而稍有不樂焉。學猶未純也。惟人不知。而無一毫含怒之意。中心曠曠。然無累。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至于不愠。而爲君子。則臻乎聖賢之域矣。總而論之。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成德豈難事哉。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一章書是有子重本之意。有子名若。孔子弟子。有子曰：孝弟之心，良心也。乃失其良心者，有父母而不能孝，有兄長而不能弟。由是犯上作亂，所必至矣。苟其爲人也善事父母，兄長，而爲孝弟之人，則其和順之心，必無乖戾。敢於干犯上人之事，斷然少矣。犯上是乖戾之小者，且不敢爲，悖禮亂常，乖戾之大者，反敢爲之，豈有是理哉。孝弟之當務也如此。

所以君子凡事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則事物各當其理，而道自生。因思孝弟也者，愛其親，因而及人之親，敬其長，因而及人之長。至于撫民育物，皆從此而推之。其行仁之本，與爲人上者務此，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觀人之法。孔子曰：養德

惟在存心。務學莫重爲己。卽言色之間。而理欲辨焉。言貴乎誠也。法與器未常不善。乃有巧其言者。逢人之意。以爲順。欲人喜其順。計人之私。以爲直。欲人誇其直。色貴乎正也。儼與溫。未常不善。乃有令其色者。曲爲柔色。以媚人。欲人悅其可親。故爲厲色。以欺人。欲人悅其可敬。此等人。純是私意。私意勝。則天理亡。鮮矣。仁。此孔子言其自壞心德如此。但此等人。交人而人近之。卽足以損人之心德。損

友也。事君而君悅之。卽足以累君之心德。邪臣也。書云。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用人者。不可不知人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論言論言論四章。此一章書。曾子毋自欺之學也。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者維何。凡人謀己之事。必盡其心。若爲他人謀。便不與謀己之事一般。是不忠也。吾

每日自省。爲人謀事。倘有不盡其心者乎。與朋友交。當于理無違。于情無僞。所謂信也。吾每日自省。與朋友交。倘有面交而不以心交者乎。師之所傳。當細細理會。實實力行。所謂習也。吾每日自省。受之于師者。倘有苟明焉而卽止。苟能焉而卽怠者乎。此三者。如其有之。是欺人也。欺友也。欺師也。自欺而已。不可不改。如其無之。一念無欺。當求念念無欺。一事無欺。當求事事無欺。不可不勉。是以不敢

一日少懈耳。曾子毋自欺之學如此。書云。兢兢業業。又云。無怠無荒。又云。君子所其無逸。言省身也。皆此意也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國之要。實千古治天下之本務也。孔子曰。千乘之國。事繁人衆。治要有五。凡事無論大小。動于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則不敢忽。施于一時。便慮及安危所

繫則不敢輕兢兢業業無有不敬而信者又
上下感通之要也政令一使人有所遵守賞
罰明使人有所激勸布一綸誥使四方亮其
不欺定一制度雖百年守而不變一言一動
無有不信國家理財量入爲出先王之世三
十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雖或興軍
旅而繁費恤水旱而蠲租而不憂用詘者只
是平日用所當用而不敢妄用故常有餘也
烏可不節人者國之本古之王者一夫失所

引爲己喜愛之至也故當視百姓有無食者
猶己饑之視百姓有無衣者猶己寒之必使
之得所而後已國家有事不免使民但不妨
農務之時方可使耳此五者治國之要也治
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孔子首言敬五者又
以敬爲主堯舜以來治道皆兢兢業業之心
爲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弟子之法。孔子曰：凡爲弟子者，入處家庭之內，須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遇一事，必慎始慎終而行之，惟謹。凡出一言，必由中達外而發之，惟信。其與人接也，于衆人皆一體愛之，而不憎不忌。于仁人則益加親厚，而是則是效。此皆倫常日用之要務。須一一力行，隨在自勉，不可少懈。而燕閒之頃，又不可使之暇逸，則以其餘力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必博求廣覽，以爲修德之助。如此德行文藝內外交養，則愛敬日生，醇厚日積，聰明日廣。雖小學之功，實爲大學之基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子

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子夏曰。人之爲學。于經常倫理上見得明白。方是根本切要工夫。如見人之賢。真知篤信。凡嗜好不足以移之。直以易其好色之心。而好善極其誠矣。如事父母委曲承順。凡分所當爲。情所當盡者。俱竭其力而無遺。而事親極其誠矣。如事君實心任事。無虞必做艱大不辭。直以己身委置于君。而事君極其誠矣。如與朋友交。言語之間極其誠信。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要而

不忘。而交友極其誠矣。此四事皆經常日用之大者。而行之各盡其誠。此卽見道分明。踐履篤實所在。雖或言其未嘗爲學。而躬行之外。有何講究。綱常之外。有何名理。我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以敦行爲實學。自是探本之論。但學者于人倫日用事事求造其極。則又不可恃德性而不加學問之功。故聖人教人。文行不偏廢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進德修業之功也。孔子曰。君子爲學。氣質必須厚重。若使輕浮淺露。則見于外者無威之可畏。而所行所行之學。必不堅固。故立身以厚重爲貴。而存心又以忠信爲主。忠以不貳。信以不欺。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德立矣。至于友以輔德。必勝己者。方爲有益。若友不如己者。雖非便佞善柔。而學業未深。切磋難藉。慎勿與之爲友。人有過。每苦于不及覺。旣覺矣。猶因循不改。則德日損矣。故或聞人諫譴。或自己省悟。須持之以剛斷。隨覺隨改。不可稍存畏難之念。如此則治氣以莊。治心以實。取友以明。克己以勇。內外人己。交相存養。而後學固而德成。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勉爲人上者。敦本以起化之意。曾子曰。人倫莫重于事親。而事親者。每

能盡孝于生前。易忽略于身後。故于親之終也。凡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居喪之初。或能思念其親。至于歲時既遠。而祭祀之頃。不能竭誠思慕者多矣。此皆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倡導之耳。若能致謹于親終之時。非徒哭泣之哀而已。凡事詳密盡禮。不遺後日之悔。又能于祭之時。追思既遠。愴乎如聞。僂乎如見。極其孝敬愛慕之情。則己之德厚矣。凡此皆上之人。自致其情。以厚其德。初非

以此作則于民也。而民油然觀感。咸生仁孝之心。以至居喪皆能盡禮。致祭皆能盡誠。各念所生。咸敦天性。而其德亦歸于厚矣。可見德爲人之所同。而表率自上。爲人君者。豈可不知教化之本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此一章書。是明孔子盛德感人。自然聞政之

驗。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俱孔子弟子。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每至一邦。必然與聞國政。此是夫子訪求而聞之。與抑是列國之君。自以其政事告于夫子。而聞之。與爲求爲與。俱未可以測夫子。此子禽之所以疑而問也。子貢答曰。夫子之聞政。豈是有心。然亦非無故。其平日德盛化神。積中形外。故與列國之君相接。或著于儀容。或發于辭氣。見其藹然和厚者。爲溫。坦然易直者。爲良。肅然

莊敬者。爲恭。歛抑而不自縱。謙退而不自高者。爲儉。與讓。備此德容。人人感動。旣敬信之。兼至。亦疑忌之。皆忘。凡國中政事。應因應革者。咸來訪問于夫子。其得聞也。蓋有故矣。卽就子之所謂求者而論之。則夫子之求。豈不異乎他人之求之與。此子貢深知孔子。而信其能得之也。子禽子貢。一問一答。聖人過化存神之德。萬世而下。可想見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爲人子者不可須臾有忘親之心也。孔子曰事親乃終身之事。而觀人子者亦不在旦夕之間。是故父在之時。子不得自專。僅可觀其志向何如。父沒之後。子之行事昭然。乃觀其實行何如。至于三年之久。猶不忍有亡其親之心。而無改於父之道。則終始不渝。存沒無間。方可謂之孝矣。可見父子之間。原屬一體。其父已善之規。當恪遵

之。未竟之業。當繼承之。即使偶有缺陷。勢須蓋愆。亦止可有變化之方。不可彰一改革之迹。如此則善繼善述。丕顯丕承。而後可傳美于無窮。爲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言用禮者當探其原。而不可直任其情也。有子曰禮者所以範圍天下

使人不敢過不敢不及。何其嚴也。然正于秩然不紊之中。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心安理得。自有藹然浹洽之意。所謂和也。是其用。蓋以和爲貴焉。此先王治天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事大事莫不由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也。和既可貴如此。宜無不可行矣。乃又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意于和。任情恣意。全不以禮節制之。則心如何安。理如何得。是求和而反不和。亦不可行也。蓋當

時周末文勝。流于虛僞。于是有一等任真之人。脫略簡易。以爲可以矯當世之弊。而不知其蕩檢踰閑。愈失先王制禮之原矣。有子所以深警之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一章書。是有子教人以謹始之學也。有子曰。天下之事。必謹之於始。而後可善其後。卽如與人言語相約。謂之信。後日踐之。于行謂

之復。倘約信而不合于義理之正。則雖欲踐行。而有所不能矣。惟是約信之初。卽不以非道相期。而近于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行。不待既復而已。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內慚于己。則爲恥。招尤于人。則爲辱。倘恭敬而不合于當然之節。則雖欲自立。而有所不能矣。惟是致恭于人之時。卽不以足恭取悅。而近于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賤。而知恥辱之已遠也。與人相

倚。謂之因。終身依歸。謂之宗。倘相因而。不擇夫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惟是偶然因依之頃。卽慎審于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生平可託。不待既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于後。不若慮之于前。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失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篤學之心也。孔子曰。凡人學之。不能有成者。嗜欲勝之也。卽如食與居二者。人所不能免。但有一妄求之心。則其害于義理。妨于學業者。不小。惟君子非不食而無求飽。非不居而無求安。其不爲俗情所搖惑者如此。至于躬行之事。人所易忽也。君子則汲汲皇皇。敏以圖之。有餘之言。人所易發也。君子則訥訥收斂。慎以持之。其審

于緩急之宜者。又如此。然則君子其遂可以自足乎。猶未也。又必就有道之人。或考証其所已得。或借資其所未至。而取正焉。其虛心以廣益者。復如此。此其自治之功。每進而不止。正其篤好之心。愈精而愈深也。信可謂之好學也已。蓋不學不可以爲君子。而不好不可以爲真學。人能好學。則人欲自淨。天理自純。聰明聞見。將有日進而不自覺者。雖希聖希天。何難之有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此一章書。見聖賢教學相長之益也。子貢曰。夫人所遇之境。皆學力見端之地。卽如貧人之常也。每有自歉于貧者。於是諂心生焉。富亦人之常也。每有自恃其富者。於是驕心生焉。若處貧而能無諂。處富而能無驕。此其得

力爲何如。孔子曰。此其人固能制勝于貧富之際者。殆亦可也。然猶有進焉。未若貧矣而欣然自樂。富矣而秩然好禮者。又超于貧富之外也。子貢有悟而言曰。無諂無驕。賜蓋自以爲至矣。而不知又有所謂樂與好禮者。可見道理無窮。不可自足。彼淇澳之詩。言君子之好學。如治骨角者。切矣而又磋。精而益求其精。如治玉石者。琢矣而又磨。密而益求其密。其斯不可自足之謂與。于是孔子稱許之。

曰。切磋琢磨之詩。非爲貧富言也。而賜忽見及此。非深于詩而若是乎。賜也如此。穎悟始可與言詩已矣。吾方告之以往。而賜已知我所未言之來者。蓋詩雖三百。理無不通。以此言詩。安往而不得全詩哉。此可見賢者得力之處。聖人不欲其自足。賢者穎悟之處。聖人更欲其推廣。其教學相長之益。寧有限量哉。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貴于知人之意。孔子曰。學求在己。不求人知。但人多好名。不肯務實。或我有品行。我有學問。不見知于人。便以爲患。其于人之賢否。不能分辨。正是可憂患之事。而每貿貿然處之。君子則以爲立身惟貴內修。不在浮譽。人不己知。此其責在人。何患之有。若我不知人。或其人而賢者。不能與之相親。其人而不賢者。偏自以爲可信心體。不明邪正。莫辨。是則可患也已。夫知人之明。自古帝王皆以爲難。有正直之人。有邪曲之

人。又有似賢非賢。似忠非忠之人。倘不審擇。勢必是非顛倒。舉措乖宜。然則所以清心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又何可已哉。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其之。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人君尚德之化也。孔子曰。國家之政。有科條。有禁令。無非欲驅率萬民。咸歸于正。但天下之本在身。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誠能端本澄原。自正其身。去嗜慾。存

天理。凡其立綱陳紀。皆根諸躬行心得。方是以德爲政。由是至德所熏被。至誠所感動。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威。遐邇率俾傾心向化。譬諸北極之辰。爲天之樞。在天之中。居于其所。凝然不動。而衆星分布四面。環繞盡皆拱向。人君德修于己。而化及于天下。感應之神。擬諸其象。固有如此。所以從古帝王。雖天縱聰明。亦不敢自恃。常懷兢業之心。守精一之傳。務修其德。以爲天下先。爲君者

可不以修德爲要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讀詩之要。孔子曰。凡學者誦讀。必務知要。卽如詩之風雅頌。其篇數有三百之多。或托物比興。或隨事成賦。體則不同。類則不一。然就其大旨而約論之。實一言可括全義。這一言就是詩經上魯頌駟篇有曰。思無邪。凡人念慮一動。便不能無邪。正。詩之立教。善者美之。惡者刺之。無非欲人

去其邪而歸于正。學者誠知詩之教在于使人無邪。而于念慮之間。省察謹慎。求自慊。毋自欺。庶體貼躬行。開卷有益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爲得也。孔子曰。人君之治天下。有法術道術之不同。法術爲致治之具。而道術爲致治之本。若不知本原所在。止用法制禁

令以開導之。如事親則禁民不孝。事長則禁民不弟。有違犯者便加以刑罰俾盡歸約束。以此治民雖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畏刑懼法。苟且倖免。而其中全無愧恥之心。政刑之效如此。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實踐。以爲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興弟。先自盡弟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而其間或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則又有品秩節文以齊一之。以此治民自然感發興起。不但恥爲不善。亦且勉至于善矣。德禮之效如此。總而論之。政刑德禮四者相爲表裏。豈可偏廢。但措注有本末。設施有先後。人主誠不可不致審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生平心學以漸而進之功也。孔子曰。凡人爲學當先定志向。繼

加體驗終歸純熟不可躡等而進亦不可半途而廢吾自十有五時則志于學學者所以學乎所當由之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求其成然此時僅向乎道猶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而進至于三十覺道得諸己有以自立私意不能侵外物不能奪守之固矣然知未至于融通而守猶假于強勉由三十而進至于四十覺于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卽事之粗而見其精卽物之顯而

得其微知之明矣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于五十凡天命之賦于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皆無不知契二氣之大原會萬殊于一本知極其精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于思也由五十而進至于六十覺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于耳而言之理卽契于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矣然所知雖出于自然而所行或猶未出于自然由六十而進至于七十覺涵

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心之所欲。于大中至正。確然不易之矩。自無踰越。夫豈待于勉而後中哉。吾自十五至七十。所進之次第。大約如此。夫孔子爲生知安行之聖。而其工夫絕無間斷。其效驗亦以漸臻。然則人欲希聖希賢。可不先立其志。以漸期于有成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此一章書見人子事親有當然之理。卽有一定之分也。孟懿子是魯大夫。樊遲是孔子弟子。孟懿子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有至當不易之理。所當遵守不失。不可有一毫違背。蓋孝親之道。惟在無違而已。彼時孔子尚未說明。懿子不能再問。孔子恐其誤以無違爲從親之命。故因樊遲御車之時。復以孟孫問答之語告之。樊遲問曰。何謂之無違。孔子曰。所謂無違。止是不違乎禮。禮卽天理之節文也。

尊卑上下各有一定之禮。如父母在生之時。定省奉養俱依于禮。及其沒也。殯葬祭享必誠必信。亦俱依于禮。自始至終。禮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不至苟且簡陋而不敬其親。禮之所不當爲者。卽不敢爲。亦不至僭越非分。而陷親于有過。此之謂無違。此之謂孝。可見人道以孝行爲先。孝行以禮法爲重。在一人爲維持百行之端。在天下卽爲紀綱萬世之法。孔子此言。所以警僭越者深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守身爲孝也。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問孝。孔子曰。凡人欲盡事親之心。必先體父母之心。以爲心。何也。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唯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如服食起居。寒暑燥濕之類。舉足以致疾病者。無不切切焉。以爲憂。不但憂于有疾之時。卽無疾之日。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若爲子者。體此心以敬守其身。時時謹飭。處處

隄防不敢有一毫縱肆。自然清明強固。保身無失。可不謂之孝乎。凡處富貴逸樂之地。紛華靡麗。一有不慎。最易致疾。尤當屏卻護持。以培養身心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當以敬親爲孝也。子游。姓名偃。孔子弟子。子游問孝。孔子曰。人子于親。飲食供養。固不可缺。然必內有尊敬之心。外有恭敬之禮。方可謂孝。古之仁人。事親如事天。豈非至敬之道。若今世俗之人。謂能以飲食供養父母。卽謂之孝。不知徒以飲食供養而已。豈特父母爲然。雖至微賤如犬馬之類。待食于人。人亦有以養之。若事親者。狎恩恃愛。少有不敬之心。而徒以供養爲事。其後驕慢成習。無所忌憚。窮極其不敬之罪。便與那養犬馬者。何所分別乎。此孔子深究人情之失。而甚言其流弊至此。以警天下之人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一章書見人子以深愛爲孝也。子夏問孝。孔子曰：人子事親之際，凡事可以勉強，獨是和婉愉悅之色，發于中心，毫不可僞爲。故爲最難。蓋真有此深愛篤孝之心，方能見此和婉愉悅之色。誠于中，形于外。全要內求之心，不在容色上做工夫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者，代任其勞；子弟有酒食，進奉于父兄。

以供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可以爲孝乎。此言孝之末節不足重輕。正見深愛之當重，愉色之難至。爲人子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顏回悟道之妙也。顏回是孔子弟子。孔門高弟，唯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孔子稱贊之曰：我與顏回講論道理。

至于終日之久。所言不止一端。在他人必有
所疑。而有待于問難。回則默默聽受。絕無一
語問難。有類于愚人者。然及回既退。我省察
其閑居獨處時。見其動靜語默之間。以我所
言之理。躬行實踐。一一有以發明。乃知回之
不違。正其深潛純粹。默識心融之處。功力既
到。一經指點。便觸處洞然。無不心領神會。可
見回本無所疑。而不必問。非有可疑。而不知
問也。回也。豈真愚者哉。孔子知之切。信之深
矣。顏子雖氣稟清粹。畢竟由博約克復上來。
故能盡發聖人之蘊。此見有天縱之資者。尤
不可無希聖之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觀人之法也。孔子曰。觀
入之法。據迹考心。由顯極微。方是徹底窮源
學問。凡人行事善惡昭然處。謂之以意所從
來。謂之由。心安意樂。絕無勉強。謂之安。觀人

者當先視其所爲之事。爲善則爲君子。爲惡則爲小人。若爲善之人。又須觀其意所從來。果能毫無假飾。方是爲善之誠。意所從來。既善。又須察其平日心之所存。果能毫無矯強。方是爲善之純。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致其詳。考驗至此。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人主以此衡鑒天下。其行事之淑慝。心術之邪正。百不爽一。若視觀察之本。則程子所謂知言窮理。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之學。貴乎理明心得。不徒以聞見爲事也。孔子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見聞有限。若專在記問上做工夫。雖日積月累。究非心得。如能將舊日所聞。反覆玩味。久而心領神會。日知所無。不但已知者。義理融洽。卽未知者。無不觸類旁通于

常聞習見之中自有油然獨得之益。如此則智慮日新學問日益克足。如有相質問者便能應答不竭剖晰無遺。豈不可以爲人之師乎。孔子恐學者馳驚于口耳文字之末故示之以心得之妙。溫故卽時習之意。人可不自勉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有成德者自有全才。欲人以德備才之意。孔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

必拘于才之有限。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不能相通。惟成德之君子其心虛能具衆理其心靈能應萬事。大之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理兵刑錢穀之事。件件周到無往不宜。不可以一材一藝擬之。所以說君子不器。然此以君子學問而言。若論用人則全才不可多得。卽一材一藝亦必因人器使。無求備于一人。則天下之寸長足錄者皆得効用于聖世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躬行踐履之實也。子貢問君子。孔子曰。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須從躬行心得上出來。方可以傳世。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一。一。身體力行。凡欲言之理。無不先行之。然後議論所發。皆實有諸己。而不徒託諸空言。是行常在先。而言常在後。此乃爲篤實之君子。易曰。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卽是此意。學者

修身固當敏行而慎言。人主用人亦宜聽言而觀行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大小之別也。孔子曰。君子小人迥然不同。而迹實相近。以待人言之。君子從天下起。見其心常公。公則自有民胞物與之度。凡理所當愛。恩所當施。不必人來附和。自然親疎遐邇均令得所。所以周徧廣濶。不爲偏黨之私。

小人止從一身起見其心常私。私則因勢附利。伐異黨同。或任情以爲好。或交結以爲援。所以偏黨私暱。而無普徧之公。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人臣以身許國。若無一念營私。自可告天地質鬼神。稍有偏向。不能見諒于天下後世矣。存心可不慎哉。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學思不可偏廢也。孔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取聖賢言行而效法之。

一習之于事。謂之學。就聖賢言行之中。有所以然之理。細細體會于心。謂之思。二者闕一不可。若但學其事而不思索其義。則所學者不過在外之粗迹。其道理精微處。未能理會于心。心體上不得洞達分曉。常昏而無所得。是謂罔。若但在心上空空思索。而不身體力行。實踐其事。則所思者不過意中之虛見。終無安穩著實處。是謂殆。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知之精。守之固。作聖之功。

不外乎此。商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思日睿。睿作聖。思學兼進。帝王不可不加意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正學術以維持世道人心之意。孔子曰：自古聖人繼往開來，止是一平正通達之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蕩平，人心所以正直，皆由于此。舍此以外，有與聖人之

道相悖而別爲一端者，便是異端邪說。誣民左道惑衆，爲害不小。若使惑于其說，專治而欲精之，如工人之攻金，玉者然，則以之治己，則汨沒一己之性情，以之治人，則敗壞天下之風俗。世道不得太平，人心不得歸正，害莫大焉。異端指楊氏墨氏及仙家佛家一切妖妄術數之類。後世邪教橫行，左道日盛，奸詭邪僻之徒，方爲之標榜，附會其說，以蠱惑天下。棄人倫而滅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掃地，其

爲害不可勝言。惟正道昌明。則邪道自熄。敘人倫。明教化。漸仁摩義。使綱常名教。昭然斯世。則幾堯舜之治。無難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子路以本體之知也。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孔子教之曰。人之入道。全在乎知。真知之本體。須從自知自覺處。體驗。不必無所不知。方謂之知。我今教汝以

知之之道。汝于義理事物之間。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必虛心體認。凡義理事物。體之于心。果能真知確見。已知之者。則以爲知之。若未能真知確見。尚有所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本心之靈。毫無自欺之蔽。卽是真知之本體。是知也。若以此自知之明。從事于學問思辨。則格致誠正之功。可以次第漸進。而知之爲用。亦無窮矣。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子張以修身用世之實學也。子張姓顓孫。名師。孔子弟子。子張爲學常求人知。有繫戀利祿之意。孔子教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于言行。出言非是容易。必多聞古今人之善言。以爲所言之資。多聞之中。有疑而未信者。必闕而不敢言。其餘已信者。又慎言之。不敢輕忽。則所言當理。自不取

咎于人。豈不寡尤。行事非是容易。必多見古今人之善行。以爲所行之資。多見之中。有殆而未安者。必闕而不敢行。其餘已安者。又慎行之。不敢怠肆。則所行當理。自無內疚于心。豈不寡悔。言既寡尤。行既寡悔。則爲有道有德之士。朝廷言揚行舉。必用此等人。未嘗求祿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可見學者不襲虛聲。國家務崇實學。庶幾真儒出。而奔競之風亦息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服民之道也。哀公是魯國之君。問于孔子曰。人君以一身居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方能使衆人悅服。孔子對曰。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惟好賢。惡不肖。爲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肖。爲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者。卽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愛敬。

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卽是邪枉之小人。必然人人憎惡。此好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人君誠能將直者舉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將枉者舉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顛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慎哉。推而言之。舉錯之道。貴其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斷。惟明則能知邪正之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一章書。是言人君服民之道也。哀公是魯國之君。問于孔子曰。人君以一身居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方能使衆人悅服。孔子對曰。民服者。服其心也。人心之公。惟好賢惡不肖。爲生人之正情。人主之權。惟進賢退不肖。爲治國之大本。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者。卽是正直之君子。必然人人愛敬。

有心地奸昧。行事乖方者。卽是邪枉之小人。必然人人憎惡。此好惡之公心。人所同有也。人君誠能將直者舉而授之以位。枉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各當。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將枉者舉而使之在位。直者舍置之而不用。則用舍顛倒。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可不慎哉。推而言之。舉錯之道。貴其能公。又貴其能明。能斷。惟明則能知邪正之

辨惟斷則能伸黜陟之權。而其本全在讀書窮理。理明則是非賢否。不至混淆。人主加意于此。天下之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以身化民之意。季康子是魯大夫。問于孔子。謂使百姓敬于我而不敢慢。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勸于爲善而不敢怠。何道可以致此。孔子曰。民原無不敬其上。

者。但上示以可慢。則民慢心生焉。誠能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衣冠瞻視。不敢少忽。安有上不敢忽。而民反敢忽其上者。則不期敬而自敬矣。民原無不忠于上者。但上示以可欺。則民欺心生焉。誠能盡其心以事親而孝。盡其心以愛衆而慈。安有上盡其心。而民反不盡其心于上者。則不期忠而自忠矣。民原無不可勸者。但上示以可怠。則民怠心生焉。誠能善者舉用之。使知善之當爲。不能者教誨之。

使知善之可爲。安有知善而不相勉于善者。則不期勸而自勸矣。使民敬忠以勸。其道如此。蓋季康子之意。專在責民。孔子之言。專在責己。責民者。民未必應。責己者。不求應而民自應之。是故身者化民之本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爲政之理。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蓋爲季氏擅權。陽貨作亂。非可有爲

之時也。或人不知。謂孔子曰。夫子懷才抱道。正宜致君澤民。何故不冑出仕而理國政乎。孔子曰。古來言政。莫備于書。豈不聞書之言孝乎。周書君陳篇言。君陳能孝于親。因而友愛于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施爲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有恩有禮。無有不正。書之所言如此。由此觀之。政之事。不同政之理。則一。家庭之間。帥人以正。是亦爲政。何必居官任職。方謂之爲政乎。蓋孔子不仕之意。難以明

言故託辭以答之。但大學言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卽不外是。則孔子託辭實爲政不易之至理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立心誠實之意。孔子曰。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則所言欺妄。所行虛僞。彼且自以爲機詐過人。何所不可。吾不知其可也。譬之車然。平地任載之車。大車

也。必有轅端之輓。乃可以駕牛而行。田車兵車乘車。小車也。必有轅端之軌。乃可以駕馬而行。若大車無輓。小車無軌。雖具輪轅。不能運動。其何以行之哉。蓋無信之人。言行不顧。人皆賤惡之。聞其言。卽以爲欺妄。見其行。卽以爲虛僞。居家不可行于父母妻子。而况于疎焉者乎。處世不可行于宗族鄉黨。而况于遠焉者乎。甚矣人之立心。不可不誠實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人文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爲百世不易之經也。子張問孔子。謂自今以後。易姓受命。至于十世之遠。其間一世。必有一世之事。可得而前知乎。孔子曰。欲識將來。當觀已往。繼夏之世者。殷也。殷所行之禮。止是因襲夏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

也。繼殷之世者。周也。周所行之禮。只是因襲殷所行之禮。若夫制度文爲。或以太過而損。或以不及而益。其所損益。亦止扶植此禮。其事可考而知也。由此觀之。三綱五常立國之本。三代不易。是誠不可易也。損益者隨時變通。正是善于因襲之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或繼周而興者。雖百世之遠。可以前知。豈但十世而已哉。然孔子所謂前知。第據理而論。雖聖人弗易。非若後世讖緯占候。及

術家射覆之言。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域。爲荒誕而難信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人專心務義之意。孔子曰。凡人有當爲之事。不可不爲。有不當爲之事。必不可爲。夫不當爲之事。非一端。卽以祭言之。非其所當祭之鬼而祭之。非致敬也。乃媚神以邀福。諂也。當爲之事。非一端。總以義名之。苟見義所當爲而不爲。非不明也。乃畏

難而偷安。無勇也。蓋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然而未有不相因者。諂者。其中甚餒。其態甚柔。安得有浩然之勇氣。勇于義者。內直而外方。至剛而至大。安得有無恥之諂心。孔子並舉言之。欲人去諂心而養義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誅權臣僭竊之心也。季氏是魯大夫。佾是祭祀時樂舞行列。古者樂舞各有定數。天子用八佾。每行八人。名爲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可紊亂。當時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其後魯之羣公。俱因循僭用。已是失禮。乃季氏于家廟中祭祀。亦用八佾之舞于庭。故孔子因其事而罪其心。曰。凡人于天理上行不去之事。未有不惕然動心者。此卽所謂不忍

之心也。今季氏大夫也。于家廟中祭祀時。僭用天子八佾之舞。儼然行之。毫無顧忌。是忍爲人所不忍爲者。則其蔑理亂常。自無所不至矣。又何事不忍爲乎。此孔子罪之深。故言之切如此。可見人臣越禮犯分。起于一念之敢忍。而其後肆行無忌。遂至橫決而不可制。而爲之君者。又不能防微杜漸。始于一事之容忍。而其後優柔不斷。遂至威福下移。而不悟。所當取孔子責季氏之言。而深思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一章書是孔子譏權臣自取僭妄之罪也。三家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天子祭畢。則歌雍詩以徹俎。告成禮也。魯三家者。亦歌雍以徹。是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章矣。故孔子譏之曰。彼三家之不顧禮義。忍心僭越者。蓋由率意妄爲。絕無顧名思義之念耳。抑知義有一定。名無可假。卽如雍詩中所云。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文王于廟中。于時駿奔走。執豆籩。肅雝以相者。諸侯也。秉瓚鬯。儼對越。穆穆然誠敬以將者。天子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何取于此義而歌之哉。不惟僭越。抑且甚無謂矣。孔子此言。詞婉而意嚴。不特警當時僭竊者之心。卽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禮樂本乎人心也。孔子

曰。天所賦之德而具于人心者。所謂仁也。仁存于心。敬而將之。以儀文。謂之禮。和而達之于聲容。謂之樂。故人必先有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後玉帛升降。不爲虛文。有和平之心蘊于內。而後鐘鼓干戚。不爲虛器。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佚。已失禮之本矣。縱使三揖百拜。心與禮相背而馳。禮其爲我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已失樂之本矣。縱有五音六律。心與樂不相聯貫。樂其爲我用乎。可見仁

者。禮樂之本。禮樂不可斯須或去。人心不可頃刻不仁。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一章書是孔子救禮之失。而爲反本之論也。林放是魯國人。當春秋時。人俱逐于禮之末節。乃林放以禮之本。問于孔子。孔子曰。時方逐末。而子獨有反本復古之思。大哉子之問也。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

旋之文有慘怛之心。而後有衰麻之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今行禮則專事繁縟。失于奢矣。居喪則專治儀文。失于易矣。是皆不知本也。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奢。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失之于喪。儉居喪者。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爲易。寧使文不足而哀有餘。不失爲戚夫。儉與戚。雖未得乎禮之中。然樸素者。萬物之質。惻怛者。天性之誠。以是求之。可識禮之本矣。此孔

子以復古之論。爲補偏救弊之方。移風易俗之意深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傷春秋之世。臣下僭亂而重歎之也。孔子曰。分莫嚴于君臣。有君則禮樂以定。征伐以一。尊卑上下以辨。自周室衰微。王綱不振。或以諸侯而凌天子。或以大夫而分公室。或以陪臣而執國命。君臣定分。蕩然無存矣。彼外國猶且上紘其下。下奉其上。

俱知有君長。及不似諸夏之君弱臣強。絕無上下之分也。此孔子甚言之。以見體統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嚴。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清。萬方効順。中外禔福。君道不萬世永存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明僭禮者之無益也。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泰

山者。魯之鎮也。惟魯侯得而祭之。季氏乃不安于大夫之分。而欲行旅祭之禮于泰山。其僭妄爲已甚矣。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時爲季氏家臣。于是孔子謂之曰。爾季氏欲旅泰山。甚爲非禮。汝爲家臣。自有盡言匡救之責。乃竟坐視其失。而不一救正之與。冉求對曰。季氏之意已定。實非求所能挽回也。孔子乃歎曰。嗚呼。季氏之越禮而諂求者。吾不知其何心。彼林放。一魯人耳。尚悼流俗之弊。而問禮

之本。何況泰山。五嶽之尊。其神必聰明不可欺。必正直不可諂。豈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非禮之祭乎。蓋神人一理也。于名犯分之事。既不合于人。自無當于神。孔子此言。其所以維持世道者至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君子止天下之爭也。孔子曰。凡人之不能無爭者。正以德器未成。彼

我之心未化耳。惟成德之君子。心氣和平。儀容恭遜。未嘗有所爭競。無已。其必行射禮之時乎。蓋射勝負相形。正爭之所也。然觀將射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同射者俱下堂。勝者乃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解。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形。而終不失雍容之雅。其爭也。仍然君子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矣。夫惟射之必爭。而究竟不見其爭。則君子真無所爭哉。是知天

下有君子。自能使太和滿宇宙。而天下享和平之福。鄉曲遵禮讓之化。風俗人心。日進于淳古。豈獨一人之美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章書。見經義無窮。善悟者可以相通也。子夏問曰。逸詩有云。人皆有笑。而笑之巧者。則倩兮。而口輔端好。人皆有目。而目之美者。

則盼兮。而黑白分明。此商之所知也。乃又云。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未有以無文而謂之爲華飾者。此非商之所知也。何謂也。孔子曰。詩言素以爲絢。非卽以素爲絢。是言因素而爲絢耳。譬如繪畫之事。必先有其質地。而後加以文彩。則是素常在先。繪常在後。人之美好華飾。理無不然。素與絢。正相須而不可少也。子夏遂有悟而言曰。觀夫子之言。可見素不得不先。繪不得不後。然後知

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蓋必有處乎其先者。而大經小曲。因事制宜。殆亦繪事之後矣乎。不然。何以文質相扶。歷世而無弊也。孔子急稱之曰。吾以繪明詩。而商卽繪以通禮。是起發予者商也。夫詩之意無盡。卽素絢而可知。詩之所包者廣。卽于禮而無不可推也。商之穎悟。豈易得哉。始可與言詩已矣。卽一問答間。而聖人之教。賢人之學。俱有會悟于意言之表者。令人可深長思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欲考古禮而歎其無徵也。孔子曰。禮莫備于我周。而周禮皆取法于二代者也。昔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夏之後爲杞。杞國雖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吾尚能言之。乃殷

之後爲宋。宋國雖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所以然者。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杞宋二國。世祚衰微。簡編旣以殘缺。老成亦復彫謝。文獻不足故也。使文獻果足。則吾能取之以爲證。以可據之典型。合吾一人之聞見。斟酌進退。定爲世法。將我周文武。監視二代。郁郁彬彬之盛。不亦萬世昭然也哉。惜乎其未之逮也。聖人以禮維世之意如此。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一章書。是孔子諷僭禮之非也。古者天子旣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廟。而以始祖配之。五年一行此禮。謂之曰禘。魯諸侯也。乃以周公有大勳勞。遂得用天子之禘祭。雖繫報功之典。然而非周公之意也。故孔子諷之曰。古先王制祭。自始至終。足以起敬起慕。無有不可觀者。我魯之行禘祭也。我亦嘗入太廟而觀之矣。乃自灌地降神而

往禮未嘗不九獻也。樂未嘗不八佾也。然而虛文徒具。誠意未孚。吾殆不欲觀之矣。蓋禮莫大于禘。而禘非徒貴乎其名。孔子之所不欲觀。又豈周公之所樂享哉。何魯人之不悟也。禮記卷之四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禮記卷之四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魯諱禘之意。或人以禘爲祭禮之大者。問其說于孔子。孔子不欲顯言魯禘之非。因答曰。祭禮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若禘之禮儀重大。意義深遠。吾所不知。有能于禘之說。而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通之于天下。何以正典禮。何以定名分。何以聚天下人之歡心。以祀其祖宗。凡治天下之理。俱昭示于禘禮之中。其如示諸斯乎。門人記孔子言及此。而卽自指其掌。蓋禘爲天子大祭。魯以諸侯僭用。孔子有人臣之諛。不欲顯言其非。而禘之義。則通諸天下。實明白易曉。既

對或人以不知而復指掌以示之。孔子之寓意深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也。門人曰。祭以誠為主。吾夫子之于祭。有獨極其誠者。其祭先祖。則孝心純篤。儼如先靈之在上焉。其祭外神。則敬心專一。儼如神明之在上焉。夫鬼神無形無聲。非真有在。但其誠敬所至。則儼聞僂見。固有若此。故夫子平日亦嘗

有言。謂祭必盡其誠。惟親行享獻。乃慊于心。倘或有故。不得與祭。至使他人代之。雖行享獻之文。而誠意終不能伸。卽與不曾致祭者無異。觀孔子所言。則知身在卽心在。心在卽神在。總不外一誠。所以古來帝王。每于祭祀。必親致虔恭。以致天神感。地祇格。百靈効順。豈非本諸一誠。以致之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天以折權臣之心也。王孫賈是衛國大夫之有權者。時孔子在衛。王孫賈疑其有求仕之心。欲其附己。又不便直言。因借俗言以諷。曰。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是竈神。位雖卑而有專祀。奧是室西南隅之神。位雖尊而非專祀。凡人祀神以祈福者。與其媚于奧。以仰其徒尊之位。不如媚于竈。以希其默助之力。時俗所言自有深意。果何謂乎。此王孫賈明以竈自喻。以奧比君。謂自結

於君。不如阿附于己。孔子知其意。亦不明斥其非。但答曰。媚奧媚竈。吾皆以爲不然。奧竈之上。至尊無對。莫過于天。順理而行。則天降之祥。逆理而行。則天降之災。倘所行不能安分。不能循理。卽爲得罪于天。天之所罪。將何所禱以求免哉。從來國家權臣。每欲借天子威福。使人才予奪。盡出私門。惟光明正大之人。方能以道自持。卽如王孫賈欲孔子附己。諷以媚竈。孔子則對以獲罪于天。他日彌子

取。欲其附己。告以主我衛卿可得。孔子則辭。以有命。誠以行止非人能爲。進退俱各有數。倘一失足權門。則天譴有歸。清議難逃。爲君子者。可不進以禮退以義。而效法聖人。以自愛其身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周初之禮。以挽當時文勝之弊也。孔子曰。夏之天下尚忠。商之天下尚質。二代法度俱有可觀。至我周初。以武

王爲君。周公爲相。監視二代之禮。因革損益。以成一代典章。品式儀文。俱本忠質之遺意。所以其文郁郁然特盛。吾生周之世。爲周之民。舍周其何從哉。孔子當日。見周末文勝務華鮮寶。因追思周初制禮之意。見其非專事浮靡。徒尚繁華。然則國家制禮。誠不可不取法往古。斟酌時宜。以定世守之規模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人此一章書是孔子明禮意于魯之廟也。魯有大廟以祀周公。孔子時入而助祭于廟中。陳設之禮器。享獻之禮儀。一一詳問。蓋其敬慎獨至。故其詢問必詳。或人不知。乃從而議曰。鄉人之子。人俱稱爲知禮。由今以觀。孰謂其知禮乎。知者不待問。問者必不知。觀其每事必問。其爲不知禮明矣。孔子聞之。乃曰。禮有不可不考究者。不考究則無以明。吾入大廟。每事必問。是乃所以爲禮也。或人顧謂我不

知禮。抑獨何哉。孔子之學。致知格物。無表裏精粗。俱必詳究。而况于祭祀之大乎。審問之心。正其敬事之心。非或人之所能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古道以救當時之失也。孔子曰。先王之教射也。貴其容。比于禮。節比于樂。原以觀人之德。故但主于中的。不必穿貫皮革。方見勝負。所以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其所以然之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

弱科等不同。但主乎中。則強弱俱可以習學而能。若必貫革。則氣力不可以勉強而至。此所以不主皮也。然此乃古者盛王。偃武修文。尚德不尚力。其道如此。代至春秋。禮衰化息。列國兵爭。尚德之風。不可見矣。故孔子歎之。蓋帝王創制立教。莫不以尚德修禮。潛消其強悍之氣。興起其協和之風。由是推之。凡事皆然。天下之治。所以日進于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禮之心也。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亦有激而爲此言也。孔子曰。賜也。爾之欲去餼羊者。豈非以告朔之禮不行。餼羊之供無益。愛惜此羊。而益欲去之乎。若我之所愛。則更有重于此者。蓋正朔頒于天

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于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尚存。則因羊求禮。猶可冀其復行。若并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

曰。臣之于君。既有一定之分。卽有一定之禮。尊卑上下。爲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敬慎。爲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弊者也。今我之事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求盡乎禮之中。初未嘗有加于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爲事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爲求媚取悅。可見禮法之不明于天下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以爲恭。

子。所以示天下尊君之禮。告朔行于祖廟。所以示天下尊祖之禮。今此禮雖廢。而餼羊尚存。則因羊求禮。猶可冀其復行。若弃去此羊。則禮隨羊亡。是禮終不可復見矣。豈不尤可惜乎。可見持世之權在乎禮。而維禮之實寓乎名。存名正所以存實也。孔子正名之意。大抵如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此一章書見人臣事君有當然之禮也。孔子

曰。臣之于君。既有一定之分。卽有一定之禮。尊卑上下。爲維繫綱常之大法。恪恭敬慎。爲臣子畏罪之小心。此萬世通行而無弊者也。今我之事君。一事不敢苟且。無時不存敬畏。不過分之當然。心之本然。止求盡乎禮之中。初未嘗有加于禮之外也。乃時人不知。以爲事君之禮。不必如是。反以爲求媚取悅。可見禮法之不明于天下甚矣。孔子欲挽回世道。故其言如此。若夫君子之事君。責難以爲恭。

陳善以爲敬。以禮自持。其心跡斷不容一毫諂媚。小人之事君。阿順以求容。逢迎以求悅。一意諂媚。其外貌卻似乎盡禮。此又爲人臣者。心術之邪正不同。所當熟察而明辨之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一章書見君臣各有當盡之道也。定公是魯國之君。問于孔子曰。爲君上者。使令臣下。爲臣下者。奉事君上。各有當盡之道。不知如

何。孔子對曰。君之于臣。以尊臨卑。易至于簡慢。道在以禮。如大而股肱。心膂之寄。待以優崇之體。小而奔走禦侮之人。加以周恤之情。外則隆以體貌。內則達以至誠。情文備而不失。此所謂禮也。使臣之道如是。臣之于君。以下奉上。易至于欺罔。道在以忠。如近而贊襄補袞之職。必不敢沽名于譽。以自欺。遠而屏藩保障之司。亦不敢罔上行私。以自利。上之可以格帝天。下之可以信寤寐。心力交盡而

無遺。此所謂忠也。事君之道如是。君臣各盡其道。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豈非明良之極盛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一章書是孔子表詩人性情之正。以風世也。孔子曰。哀與樂二者。皆人之性情所發也。然樂過于淫。則流于邪僻。哀過于傷。則病在憂思。俱失其性情之正矣。惟關雎之詩。宮人爲周文王求后妃太姒而作也。當其求之既

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不至于淫放。當其求之未得。不無寤寐轉側之憂。憂雖深而不害其和。故不至于悲傷。至今聽其聲音。中正和平。足使慾心消。躁心釋。此豈無所本而能然乎。蓋詩本性情。樂以觀德。唯文王有刑于之化。后妃有貞靜之德。故能感格宮人。使各得其性情之正。發爲音節之和。可見王化始于閨門。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起于此。故孔子以關雎列三百篇之

首。讀者所當玩其辭。審其音。以爲養德之助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此一章書見告君當慎言。不可以妄發也。宰我名予。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宰我曰。國家立社以祭地。其義何居。宰我對曰。古者立社。俱種樹木。使神依焉。夏人則用松樹。殷人則用

栢樹。周人則用栗樹。松栢之義。已不可致。惟用栗。則取于戰栗之義。若曰。使民望而恐懼。又戰栗也。夫先王立社。原以祭地報功。所樹之木。不過因方土所宜。非有取義。宰我此論。既非立社之本意。又將啓時君以嚴猛之心。可謂失言矣。所以孔子聞之曰。如予之言。本當救正。但天下事。已成者。不須辨說。已遂者。不須諫諍。已往者。不須追咎。今使民戰栗之言。已出諸口。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

何責哉。孔子之不責宰我。正深責之也。可見立言不可妄發。况人臣告君。尤當引經斷義。豈可穿鑿附會。以一偏之說進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一章書。是以器之大小。定王霸之分也。管仲齊國大夫。名夷吾。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

匡九合。功亦大矣。但出于權謀功利之私。不本于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器不亦小哉。或人問曰。管仲器小。得非過于儉約乎。孔子曰。儉約之人。必遵制度。管仲築三歸之臺。爲遊觀地。其興作之煩費。可知。又設官屬各治一事。不使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焉得爲儉。或人又問曰。建臺備官。或因禮不可缺。意者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之人。必守名分。邦君爲樹屏塞門。障蔽內外。

管氏以大夫而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好會。有獻酬及爵之玷。管氏以大夫而亦有反玷。二者皆屬僭越。若謂管氏知禮天下孰爲不知禮者。孔子見管仲一生止用私意小智爲功利富強之計。卽其奢僭所形。正見其器量狹小。若能擴而克之。自可致君王道。不徒以霸業終。此孔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一章書見正樂必先審音也。大師魯國掌樂之官。孔子語之曰。先王本人心之太和。以傳之于樂。就聲音節奏之中。有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蓋樂有六律五聲八音。一有不備。不可言樂。故始作時。衆音齊舉。而翕然以合。及其從之。清濁高下。調適中節。而純然以和。就純之中。又宮自爲宮。商自爲商。一一分曉。皦然明白。皦則易于間斷。卻又宮商相續。終始相生。絡繹不絕。自始至終。曲盡條理。

節奏。此乃樂之一成也。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既可養其性情。又可移風俗。王者昭德象功。成一代之樂。和上下而格神人。關繫最重。故聖人諄諄告戒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此一章書是封人信孔子有先知先覺垂教萬世之任也。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孔子

周流列國，偶至衛邑。封人請見，曰：凡君子至此，必蒙接納，未有拒而不見者。夫子或亦不我拒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為之引見。既見而出，對門人曰：夫子失位去國，亦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必以此為患乎？今天下風教陵替，人心不古，亦已久矣。然亂極當治，剝後有復。以夫子之德盛化神，自有以斯道覺斯民之實用。天生非常之人，必不終困殆。將使之得位施教，以開生民之耳目，啓天下之愚

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以警衆也從來聖人
一身關乎氣運封人能獨見孔子憂世覺民
之意可謂知聖且知天矣秦列國諸君不能
推心委任竟以轍環終老惜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評論聖樂之不同也記者
謂帝王昭德象功必宣之于樂觀樂之情文
可以知功德之不同矣夫子嘗謂舜樂名韶

取繼堯致治之義其聲音節度極盛美而可
觀然美之中更覺雍容廣大德意悠長又盡
善也武樂名武以象武功之成其聲音節度
亦盛美而可觀但美之中猶覺發揚蹈厲比
于韶樂未盡善也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際
雍熙揖讓之時自然心氣和平神人協應武
以反身修德之聖值取殘伐暴之時未免舉
動猛厲聲音激亢孔子神遊兩朝就樂而贊
論之以見帝王之分皆時與德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一章書見凡事當得其本也。孔子曰。凡有一事。必有一本。如居上者。有政教號令之施。要之以寬爲本。爲禮者。有進退周旋之節。要之以敬爲本。臨喪者。有哭泣擗踊之文。要之以哀爲本。有其本。則所行之得失可見。如寬有過不及。敬有至不至。哀有淺深。皆可從其本而觀之。若使居上苛細而不寬。爲禮慢忽。

而不敬。臨喪虛飾而不哀。是其本既已無矣。雖有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哭泣擗踊之文。而大本既失。其餘皆無從置論。將何所依據以觀之哉。可見凡事當得其本之所。在。而居上用寬。尤帝王之要道。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克寬克仁。孔子又云。寬則得衆。寬者。千古不弊之道。非縱弛之謂也。綱舉目張。皆以寬大之意行之。此居上之大體也。

聖賢及廣大之意。注之。此。故。士。之。大。謂。也。
廣。本。下。有。不。得。之。法。我。欲。張。之。而。也。祿。舉。日。
終。升。其。又。曰。京。實。京。之。其。干。又。之。京。限。得。不。
亦。而。故。士。以。廣。大。帝。王。之。要。遂。書。曰。始。始。可。
視。於。終。以。購。之。始。也。其。其。事。實。其。本。之。而。
誦。之。文。而。大。本。得。去。其。繪。書。與。於。其。論。其。其。
雖。亦。知。終。始。今。之。誠。豈。及。思。然。之。論。哭。云。其。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四。不。其。其。本。也。也。也。

